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一一回 賦高唐東牆窺宋玉 隔巫峰雲雨惱襄王

卻說章秋谷心上暗想：「要想轉這位伍小姐的念頭，一定要把這位舅太太巴結好了，方才好借著他做個崑崙奴。」更兼看著這位舅太太雖然已經年過三旬，卻也生得身段玲瓏，丰神俊俏；心上雖然有些勉強，面上卻做出□分歡喜的樣兒，只說舅太太面貌怎樣的纖穠，肌膚又是怎樣的嬌嫩，看上去還只像個二□多歲的人一般。看官聽者，大凡天下的婦女最喜歡別人恭維他的美貌。那一班妙齡已過的半老徐娘，又最喜歡別人說他年少。就是他共戴天的殺父仇人，只要講了這般一句話兒，潑天的仇恨也要消去一半！如今這位舅太太看著章秋谷這樣一個唇紅面白的美少年，講的話兒又剛剛搔著他的癢處，自然□分喜歡，百倍纏綿。兩個人談談說說，甚是投機。一直吃到差不多九點鐘，方才吃畢。

舅太太立起身來要走，秋谷一把拉住道：「今天周奶奶既然來了，說不得只好委屈些兒，我們到虹口禮查去罷，他那裡衾枕都有現成的。」舅太太面上一紅，打了秋谷一下。秋谷笑道：「這一下打得□分爽快，等會兒請你多打幾下何如？」說得舅太太嫣然一笑，瞟了秋谷一眼道：「我向來不住客棧的，況且我今天還有些事情，要回小房子去。」秋谷喜道：「原來你有小房子，在那裡？何不早些和我講個明白？」舅太太道：「我有小房子也不與你相干，為什麼要和你說？」秋谷呵呵笑道：「就算我講錯了，何如？」舅太太似笑非笑的瞅了一眼，也不言語，往外便走。

秋谷急忙忙拿過帳單來簽了個字，同著舅太太一同走了。

他們兩個人，一個是半老徐娘，一個是江南名士。鴛鴦顛倒，春風半面之妝；雲雨荒唐，錦帳三生之夢。掩燈遮霧，對影聞聲；輕軀昵抱之時，玉體橫陳之夜。

這一番情事，好像天外飛來的一般，章秋谷做夢也不曾想到！

一宵已過，舅太太回到伍公館去，要想尋閒話打動伍小姐的春心，便對著伍小姐提起章秋谷來。只說：「這個少年好像瘋子一般，只要一見了你的面，就跟前跟後的，不肯放鬆一步，不知他轉的什麼念頭。」舅太太半真半假的說著，只指望要打動伍小姐，那知伍小姐聽了這些說話只當沒有聽見的一般。舅太太說了幾次說不上，只得暗中回覆章秋谷，叫他另想法兒。章秋谷聽了，心上□分煩悶。暗想這樣一個人天香國色的佳人，那有不知情愛的道理？大約一向在家裡頭，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事情，所以還有些糊裡塗塗的不明白。想來想去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，自己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事情已經到了這般田地，就不得大膽子試他一試的了。」

章秋谷這邊的事，按過一邊。

只說伍小姐坐在家裡過了幾天。剛剛這幾天的天氣□分酷熱，一輪烈日，萬里無雲，只把個伍小姐熱得嬌喘微微，渾身香汗，心上覺得煩躁。到了晚上還是這般酷熱，院子裡頭沒有一些兒風。舅太太便道：「今天熱到這般田地，我們還是到張園去坐一會兒看看篝火罷。」伍小姐聽了便也答應。舅太太登時妝束，立刻叫到一輛馬車，兩人坐了逕到張園。在草地上揀了一張桌子坐定，就覺得微風吹袂，涼氣入懷，一天暑氣不知銷到那裡去了。

舅太太和伍小姐坐得不多一刻，忽然天上起了幾陣大風，西北角上一陣陣的烏雲直推上來。伍小姐見了有些害怕起來。催著舅太太回去。舅太太心中暗喜，坐著馬車一同回來。馬車走了一回忽然停住不走，說車輪壞了。兩個馬夫跳下來修了一回，還沒有修好。舅太太忽然皺著眉頭，雙手捧了肚子，叫聲「阿呀」。伍小姐忙問為什麼，舅太太道：「一時腹痛起來，要找個地方解手。」伍小姐道：「這個地方，到那裡去解手？舅母只好忍一回兒，回去再說。」舅太太道：「剛剛湊巧，有一個親戚在這裡，我去一去就來。」說著便跨下車來，又道：「你一個人坐在馬車裡頭不便，不如你也同我一起進去坐一回兒，等他們修好了馬車再走。」伍小姐聽了，心上有些不願意；還沒有開口，早被舅太太不由分說，扶下車來。

伍小姐抬起頭來，只見天上電光亂閃，四面的烏雲都攏在一起，黑漆漆的好不怕人！伍小姐最怕雷響的，恐怕一個人坐在車上打起雷來無從躲閃，只得跟著舅太太走進弄內，又走進一家人家。只見一個□八九歲的少年女子笑吟吟的迎下樓來，便讓伍小姐和舅太太樓上去坐。伍小姐見了這個女子，倒生得□分秀麗。當下舅太太同伍小姐跟著這個女子上樓坐下，剛剛走進房間，舅太太一個轉身，走到大牀後面去了。這個少年女子也對著伍小姐笑道：「請在這裡坐一坐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著飄然去了。

伍小姐剛才進來的時候，也沒有留心樓下房屋是個什麼樣兒，如今到了樓上，仔細看時，只見一並兩間樓屋，一間便是客堂，左首一間臥室，卻鋪設得□分精緻。

點著保險紗罩燈，一張紅木大牀，掛著湖色秋羅帳子。壁上也掛著許多字畫。伍小姐正看間，忽然耳朵裡頭聽得房門一響，連忙回頭看時，見房門已經閉了，又聽得門外落鎖的聲音。伍小姐摸不著頭腦，心上□分詫異，暗想這個地方不像個好好的人家，為什麼平空把我鎖在這裡？想著，不由得著急起來，連忙叫道：「舅母快來！」

那裡曉得一句話兒方才出口，早聽得牀後腳步的聲音，一個少年男子三腳兩步的搶出來，對著伍小姐深深一揖。

伍小姐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快些放我出去！」章秋谷不慌不忙，慢慢的說道：「小姐不必驚慌。我也斷不敢在小姐面前放肆。自從那一天在張園見過小姐之後，已經眠思夢想的想了多時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，方才把小姐請到這個地方。小姐請坐，有話慢慢的講。」章秋谷雖然這般說著，伍小姐那裡肯聽？只急得香汗直流，芳心亂跳，口中只叫：「舅母那裡去了？」幾乎要哭出聲來。秋谷見伍小姐急得這般模樣，心上老大的不忍，只得又道：「小姐不要這般膽小。我說過不敢放肆，小姐只顧放心。只有幾句話兒，和小姐說明白了，自然好好的送你回去。」

伍小姐方才見章秋谷突然在牀後走了出來，急得眼花撩亂，那裡還敢抬起頭來看他！如今聽得章秋谷言語溫柔，沒有一毫強暴的模樣，方才略略放下了一二分心。

暗暗的偷看時，原來是兩次在張園相遇的人，不覺心中又是一驚，只得面面相覷的說道：「我和你向不相識，你把我關在這裡做什麼事情？我是好好的家人，你不要弄錯了。快把我舅母請出來，和我一同回去。」秋谷道：「小姐請先坐下，令舅母一會兒就來。」伍小姐那裡肯坐！禁不得秋谷再三央告，只得勉勉強強的坐下道：「你有什麼話說，快講了放我出去。」章秋谷也坐下來，慢慢的把自己的思慕的情懷、相思的苦況，自頭至尾說了個一字不遺；又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眼睛裡頭的女子也不知見過多少，從沒有見過像你這般一個人。今天特地把你騙到這個地方，和你見一見面，就是立時死了，也不枉我章秋谷為人一世！」說著便立起身來，一步步走近伍小姐身畔。

伍小姐起先聽了章秋谷的一番話兒說得□分誠懇，心上倒也有些感動，如今見了章秋谷走近身來，不知他要做什麼，嚇得連忙立起來，口中叫道：「舅母在那裡？」

快來同我回去！」秋谷搖手道：「小姐不必亂叫，叫也沒有人來的。況且我已經講明不敢得罪小姐，只求小姐賞一個光，和我講一句話兒，我也不敢再想什麼別的念頭。」說罷，便伸手想要去握伍小姐的纖手；伍小姐嚇得金蓮倒退，腳步踉蹌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秋谷見了伍小姐這般模樣，不敢去勉強他，只得退後一步道：「小姐心上不願意，我也不敢一定怎樣。但是我為了你也不知費了多少的機謀，嘔了許多的心血，已經成了個痰中帶血的症候。小姐一定不肯，我又有什麼法兒！」說著咳嗽一聲，吐出一口痰來，秋谷把手巾接著，直送到伍小姐面前。伍小姐偷眼看時，果然那一口痰沫裡頭絲絲縷縷帶著許多鮮血，不由得心中大動。登時兩頰生紅，低頭不語。

秋谷見了伍小姐這般模樣，知道事情有些指望，索性立著不動。伍小姐低了一回頭，又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。只見他豐度端凝，儀容俊爽，玉山朗朗，琪樹亭亭，不由的歎了一口氣。

秋谷趁著這個機會，搶步過來，一把攜著伍小姐的手。伍小姐又歎一口氣道：「我和你又沒有什麼冤仇，你何苦這般害我！」秋谷朗然說道：「這個怪不得我，是你自家不好。」伍小姐勃然變色道：「怎樣是我自家不好！難道我叫你這般的麼？」

秋谷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。誰叫你面貌生得這般都麗，方才惹出這般的事情來。若是生得將就些兒，就沒有這些波折了。」伍小姐聽了也不覺回頭一笑，脈脈含情。

秋谷趁著這個當兒，便要放肆起來。伍小姐那裡肯依？憑著章秋谷千方百計的哄他，伍小姐只是不肯，口中只說：「你要和我想想，教我將來怎麼樣呢！聽你方才的口氣，已經娶過正室的了，那裡好這般一廂情願的混鬧！你們做男子的都是這般性格，把我們女子不知當作什麼東西！難道只有你們是人，我們就不是人麼？」

說罷不由的流下淚來。正是：

金堂夜永，三年心字之香；寶幄春溫，一枕西樓之夢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